

迄今最值得品读的元朝断代史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著

对于唐、宋、明、清各朝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元朝，我们知道多少呢？纷繁杂乱的线索，佶屈聱牙的文字，记不住的人名，加上翻译的混乱，读来真是一头雾水，了解元史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幸亏有梅毅这个历史的守望者，他在众多的资料中把梳整理，钩沉往事，复原历史，写出了一部脉络清晰、生动有趣的元朝史，为当前的历史阅读填补了一项空白。

# 元朝断代史



# 帝国如

【元朝的另类历史】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梅毅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ISBN 7-5613-3000-6

I. 帝… II. 梅… III. 中国—古代史—史料—元代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1144 号

图书代号:SK6N0916

## 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

著 者:梅 毅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李黎明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姜利锐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20 千

印 张:24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000-6

定 价:30.00 元

# 序



## 壮丽的废墟

——回望元朝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001

壮丽的废墟

回望元朝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障碍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度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



值得后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其实，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 27 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冶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刺、贯云石、余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藉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

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而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感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能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所以，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向“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本土中国区域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对帝国政治影响之深达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頫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留遗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刺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以及，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 目录



序：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南朝千古伤心事 每思豪杰泪满襟  
——南宋的文天祥们

001

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苦战扬州的英雄——李庭芝  
江西的游击苦战——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靖江的誓死抵抗——马瑩与姜铃辖  
重庆的五路被围——张珏（钓鱼城）  
悲壮的尾山之役——陆秀夫与张世杰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泥足的巨人  
——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044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二次征倭 台风败事  
    占城爪哇 铩羽而归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滥施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 TO BE OR NOT TO BE

098

——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谢枋得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赵孟頫

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汪元量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郑思肖

## 百炼难柔铁石肠

129

——甘为鹰犬的蒙元初期汉人：张弘范、史天泽、郝经

死而后已的灭宋鹰犬——张弘范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

被遗忘的“苏武”——郝经

## 挣开人性的枷锁

146

——《窦娥冤》的背后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不朽的名剧——《窦娥冤》

## “八百媳妇”的密林

162

——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跎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海都之死——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

兄终弟及 后患无极  
——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

174

武宗未必“武”——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仁宗不尽“仁”——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生如夏花：汉化帝王的悲剧  
——“南坡之变”前后事

201

少年帝王少年臣——元英宗、拜住的政治改革  
天上掉下来一顶大皇冠——元英宗的被弑与泰定帝的登基

帝位至尊 手足相残  
——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礼让”

213

耀日干戈两京间——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较量  
骨肉至亲不相容——元明宗的“暴崩”与元文宗的“复位”

绿睛“色目”亦能诗  
——贯云石、萨都刺、马祖常、迺贤

226

情深不寿贵公子——贯云石  
浩歌笑舞真诗人——萨都刺  
正直不阿大元官——马祖常  
谈辩悬河突厥种——迺贤

“二把手”的下场  
——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身后事

253

热火烹油——权臣燕帖木儿家族的覆灭  
重蹈覆辙——权臣伯颜的倒台

为善不终——权臣脱脱的贬死  
自食其果——权臣哈麻的杖死

莫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  
——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283

大义殉国显赤诚——汉人樊执敬  
忠魂俊骨堕深渊——秦不华与余阙  
不为异朝太平臣——伯颜子中与王翰

歌尽桃花扇底风  
——元朝的覆灭

296

沉迷于古怪性爱和精细制作的皇帝  
乱哄哄自己人杀自己人  
惨兮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北元”的延绵余绪

黄泉无精舍 今夜宿谁家  
——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

334

“铁笛道人”乃诗雄——杨维桢  
乘肥衣轻半世豪——顾瑛  
洁癖难避真浊世——倪瓒  
不容回忆的时代——诗人的荒诞而又必然的死亡

跋：思考的病痛

358

附录：蒙古历史大事年表

364

元朝世系表

369

蒙元时期中外交通图

370

元时期全图（一）（二）

371

南朝千古伤心事

每思豪杰泪满襟

——南宋的文天祥们





2006年5月1日,我驾车从深圳到江西。主要目的地,是南宋大英雄文天祥的家乡富田。

去富田前,我先去了位于吉安县城边上的文天祥纪念馆。纪念馆规模不大,非常残旧。正庭之中,有一座文天祥的高大塑像,近前抚摩,似乎不是汉白玉材料,而是一种近乎化学喷塑的东西制作而成。细看台座,还是台湾的吉安同乡会捐资兴建。不过,这座塑像很大气,把宋朝美男子大丈夫文天祥的精神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可惜的是,伟大民族英雄的纪念馆门庭冷落,只有五六个人参观。其中,还有两个远道而来的韩国人。至于国人,大多挤到各地的旅游景点加入人肉盛宴,没有什么人想来拜祭这位民族大英雄。

距离吉安市57公里的富田村,有埋葬文天祥尸骨的墓地。非常庆幸的是,有一条乡村水泥公路,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尽头。由于路上一直下大雨,我本来想开到墓地所在的村子再买酒吊祭文天祥。不料,进入村子,问一个妇人农户,对方说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小卖部。我说要拜文天祥,问是否有酒卖我。这个农村妇女恍然,说你要拜神啊,就送给我一瓶她家自制的米酒。拿着这瓶浊酒,满怀一腔敬意,我祭奠了文天祥。

文天祥的墓地非常干净、整洁,只是太岑寂了些。2006年的五一假日,估计我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吊祭文天祥墓地的人。我一向

不信“怪力乱神”。奇怪的是，五一这天，我开车从井冈山出发，一路暴雨，可到了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时，天气忽然放晴，甚至出了太阳；再往文天祥墓地走，大概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直是大暴雨。甚至距离文天祥墓地两公里的地方，还是暴雨如泼。当时，我心中暗暗祈祷，如果文丞相在天有灵，应该会保佑我拜祭时停雨。果然，行至墓地，天虽然阴得厉害，却无点滴雨落。刚刚拜祭完毕，开车走出两公里，忽然又降暴雨。这种奇遇，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感慨万千。

“红帟已歇歌声消，环宇梵音飘九霄”。如今，各地动辄花数亿、数十亿的金钱修庙。企业、达人、老百姓皆捐款捐物给菩萨，大家都“高兴”，安稳了，做功德了，天下太平了。仔细想想，真正的“功德”，正是文天祥这样的人，是他，才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不死，民族精神的不死。宋朝、明朝灭亡之际，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那么多人慷慨赴义，那么多人挺身殉难，绝对不是什么菩萨保佑国家，而是人的精神，是不屈的凛然，是文天祥的英雄大义所感召。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像拜佛那样开始拜文天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真正到来。

回想 2006 年 1 月 28 日，农历乙酉年除夕。是夜，在最“物质”的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我手持一卷宋诗，信手乱翻，确实觉得不少宋诗书卷气过于浓厚，多数作品用典繁复，诗意平凡。特别是南宋末朝的诗作，境界狭小，诗风浮弱，诚无大可观之句。忽然，文天祥一首《除夜》赫然入目：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此诗作于元朝至元十八年，即公元 1281 年，是文天祥平生度



003

南朝千古伤心事

每思豪杰泪满襟

南宋的文天祥们





过的最后一个除夕夜。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于是，时隔725年，我，一个客居岭南的天津士子，依旧在一个岑寂除夕夜晚，为这位江西籍的中华伟男子洒下数滴热泪。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年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

## 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1276年，随着元军铁蹄的步步逼近，宋廷方面，已经是惊惧至极，朝中乱成一锅粥。当朝宰相陈宜中派陆秀夫去平江见伯颜，表示宋朝可以向元朝称侄或称侄孙，哪怕最后“奉表求封为小国”，只要元朝能止兵，一切都答应。

伯颜仍不答应，非坚持要宋“称臣”。陆秀夫归临安复命，谢太后泣言：“苟存社稷，称臣也可以。”当时，谢太后等人还存幻想，以为对元朝奉表称臣上尊号献岁币，还可以保存原有疆土。

入朝不久的文天祥很有远虑，他深知元人无信，上疏请谢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昱赴闽，信王赵昺赴广。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由此，两个娃娃王爷，也即将开始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